

百
研
藥

郭沫若先生作

版出局書善光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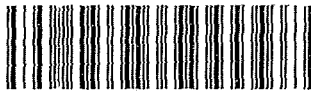
聶

婆

二幕劇

000141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3 0475 2449 5

854.8
635

發

書

登場人物

酒家母

其女

游人

聶婆

盲叟

幼女

聶政屍

錄

目

甲 乙 丙 丁
衛士
一
二 三
衛士長
另衛士十餘人
居民若干

第一幕

濮陽橋畔

景——濮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將殘謝的時候。

北京圖書館藏

正中斜視一橋，橋之彼端不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濮陽橋」三字，右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為座場，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前半為廚場，後半為內室。

1

（廚中酒家母女二人對坐紡紗，母年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這嚮的生意真是冷落啦，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麼。

母 怪不得甚麼？就要怪你呢：你的身份可拿夠了。

女 姆媽，你那怎麼怪得我。難道你要叫你女兒學那些不三不四的妓女嗎？

母 並不是要叫你學甚麼妓女。有客來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待一下，替他們斟斟酒，這於你的臉子又會丟掉甚麼呢？

女 不過呢——

母 像我年輕的時候，我的爹還在，他一天到晚好酒貪杯，甚麼正經事情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我一老，生意便做不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緣故罷？

母 那有那麼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亂，人是愈喜歡喫喝的。像我活了這三四十年，那一年的世道又曾平靜過呢？別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是我們做不來。

女 姆媽，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

母 你曉得，爲甚麼不體貼我的意思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加以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樣。男子漢我是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兩天那位聶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

噠。臨走的時候，你不是還送了一枝桃花嗎？

女 （羞紅起來，）我從今天起就照姆媽的意思做罷，我什麼人都去殷勤他，讓人家也把我當成妓女！

母 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妓女，你要曉得我這樣教你，也為的是你呢。娘老了，就只有你一個女兒。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親要為我做什麼。你老母親如果是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 你那樣說來，你是在呪我早死了啦！

（少女無語，撇下紡車，氣沖沖地向內室走去。）

母，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什麼人在看待了呢？我是你親生的父母呢！
啊，我要是死了，你纔能曉得好歹。

（潑水中游缸盪漿聲由遠而近，同時有一片男女合唱的歌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近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風流水。

（歌聲至酒店欄外時，有人伸出頭來，舉起一個酒瓶，向酒家母索

酒。）

游入 媽媽，請你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 （一起去應付，）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坐呢？

游入 在這河裏一面划艇，一面喝，滿好的。春姑娘怎麼不見呢？

母 那丫頭又和我嘔氣了，像那樣出不得的人真沒法。

人 滿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邊沒有開苞的時候總是不肯見人的啦。好，請了，這是酒錢。

母 謝謝你。

（游人退去。酒家母復回廚中紡紗，水中盪槳聲與歌聲又漸漸由近而遠：）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爲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母 春姑，你終不出來嗎？你到底要和娘作對到幾時呢？……你紡了半天的紗，連半錠也沒有紡好，……哎，如今的女人們真是了不得

，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別人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兒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法……

（聶婆，年可廿四五，着男裝，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忽，走向酒家去。酒家母見聶婆，驚喜着叫出。）

母 喂呀，聶先生！你已經從韓城回來了嗎？

聶婆 （驚惑，）我不是……

（少女自內室中走出，凝視着聶婆。）

母 哦，不是你沒有走到韓城就回來了嗎？請坐，請坐。只怕走渴

了，肚子也恐走餓了，春姑，你趕快備點酒菜來。

（酒家母聶婆就坐，少女在樹下準備。）

聶婆（疑惑不定的，）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母 噯，這麼不會認識？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纔不久的事情嗎？我怎麼會不認識？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矇矓呢。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聶婆 我？我是從齊國來的，從齊國的軹深井里來的。

母 是呀 這我們前回就曉得了。我問你的走到甚麼地方回來的呢？你前回不是纔走向韓國去的嗎？

（少女捧酒食來。）

女 姆媽，你認錯了人，這不是那位聶先生呢。

母 （呆視着，）哦哈，真個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聶先生要壯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想不到竟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纔有一位聶先生也是軹深井里的人走到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的啦。

聶婆 媽媽，真的有那樣的人來過的嗎？他是不是單名叫着聶致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嚴仲子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他那天

因爲天氣很熱起來，還留一個衣裳的包在這兒，說等回來時再來取。春姑，你進去取出來，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罷。（少女入內室。）他那天走到我們這兒，也恰好是正午的時候，剛好遇着嚴仲子他們在我們這兒打尖，想不到他們纔是絕好的朋友呢。他們在我們這兒喝了一會酒便分手了。那位聶先生是你聶先生的甚麼人呢？兄弟？

聶婆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們這樣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不過你要比他清秀一點。

聶婆 我們是一胎生下來的雙生子，小的時候在家裏，父母都有時

認錯的。(少女捧衣包出，聶婆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這些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女：怪不得，怪不得，你先生請喝些酒罷。

聶婆：不，我不喝酒。饅頭假如便當的時候，我想喫些饅頭呢。

女：好的，今朝剛好蒸得一籠肉饅頭。

(少女到廚房檢饅頭。)

母：稍微喝些酒不要緊罷。

聶婆：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真難得。前回那位聶先生也一點酒不喝。像我們這個地方，男

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魚兒要找不喝水一樣啦。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的風氣向來很不好，沒有女人和酒是沒有天日的。像這兒灑水河裡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游船盪着的呢。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腔調。

（灑水河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一個酒杯。

嗑不盡的葡萄酒，

使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墳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比成甘露。

聶婆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饅頭來。）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喫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講成了這箇樣子了。

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為要吃饅頭，差不多要把我拏去賣了。

母 噯喲，你真會誣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向聶婆，）先生，你要曉得我這箇丫頭真是奇怪喲。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她不惟不去應酬，有時她反轉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識趣，什麼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見些世面，萬一我一作古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人誰箇肯要呢？

女 沒有人要不要緊，我就餓死了，也不願和我不喜歡的人應酬。

（退去紡起紗來。）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就和我鬥氣了。像先生是初見面的人，她也一點客氣都沒有。

聶嬰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真是很真率。

母 噯喲，先生，你不要褒獎她了。前回就因為令弟聶政先生誇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顛倒了。一時對我說想到韓城去；一時又對我說聶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那兒。她這一嚮連紡紗也沒有心腸呢。

女 姆媽，要你纔會誣枉人啦。

母 我要誣枉你做什麼？我想你既是那樣喜歡聶先生，就在聶先生這位哥哥面前直說出來，請他作主等聶先生收你做箇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向聶婆，）啊，聶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聶婆（含笑，）那有那樣的事。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再慢慢商量罷。媽媽，我兄弟到韓城去住在甚麼地方你可曉得嗎？

母 這要問嚴仲子家裏人纔能知道呢。嚴家離我們這兒不遠，沿着這漢水河上流走去，有一里路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

到我們這兒來，這幾天都不見出來了。

聶婆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裡慢慢探問去。

（聶婆細細嗅起饅頭來，酒家母退出店外掃地。

濮陽橋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扶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橋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張，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簷階上。）

幼女 （向酒家母女哀訴，）媽媽姊姊們，你們可以叫我們唱只曲子嗎？

母 你很會唱的吗？

幼女會的。

母 好，那就請你們唱一只罷。

（盲叟彈起琴來，幼女曼聲唱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代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漆智頭，用以爲飲器。

豫讓逃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趙襄如廁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廁人，豫讓乃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爲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謹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吞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豫讓不能言，只是淚縱橫；

途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廁療。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斫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還刀自刎頭。

士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母 唱完了嗎？唱得真好，真好。

幼女 唱完了，還好唱一隻嗎？

聶婆 小妹妹，你們請吃些點心罷。

（聶婆把剩餘的饅頭都獻給父女兩人，少女亦新捧饅頭一盤加上。）
幼女 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姊姊。（取饅頭兩枚授盲

叟，) 爹爹，你請吃點饅頭。

盲叟 (盲目中滄出些眼淚，) 啊，真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呀。

母 老老，你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盲叟 我們是從韓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盲叟 那我可不曉得。我們奔走江湖的人和秋天的大雁差不多，過一路唱一路，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鞦韆編成歌兒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的時候又走到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

是沒有一定的呢。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有趣的事情當然是多的啦。

盲叟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有些，也就有這些好處。雖然我們在路上不免日晒雨淋的辛苦，我們有時候又免不掉要飢，免不掉要寒，但是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或者在山林裏走的時候，或者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和小鳥兒的唱出歌來一樣，無心無意便把牠編成曲子，那時候真是最開心沒有的呢。不過這些年辰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女 爹爹，韓城的那件新聞不很好嗎？

盲叟 啊，是的，我到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一天真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聶婆 （忙向盲叟發問，）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 （同時，）老老，你快對我們說罷，說罷。

盲叟 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庭上接見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們倒不曉得啦。

幼女 說是秦國的呢。

盲叟 唔，秦國亦好，齊國亦好，就算是秦國的罷。那天韓國的國王和宰相正在朝庭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庭上庭下四圍都

是衛兵，保護是異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提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闖到朝廷上去，衛兵擋亦擋不住他，有的只以為他是秦國的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時候，他仗着劍便向韓國的國王——

幼女 不是國王，是宰相呢。

盲叟 我還沒有說完呢——仗着劍便向着韓國的國王左手邊坐着的宰相俠累奔去。他一劍便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拚死地去抱着右手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做擋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一刀，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麼樣了呢？

女 衛兵們該沒有動手罷？

盲叟 那箇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箇人，其餘駭的駭呆了，駭的駭跑了。呆呆的看着那位漢子只是向着他們發笑，好像還說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你還記得嗎？（回顧幼女。）

幼女 我也不記得了。

盲叟 記不得也不消管他。不過頂奇怪是那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己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己的嘴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去了，一箇面孔割得不成箇形狀了，然後纔一刀，（做出手勢來

，)一刀割爆了自己的肚腹，又纔倒下去死了。(裝着倒了一下。)

聶婆 (哭叫起來，)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聶政呀！

(餘人均驚愕無措。)

盲叟 (回顧幼女，)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還是——

幼女 是一位先生呢。

聶婆 (如前，)巖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替他報仇，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叟 先生，你不可這樣輕率呢！韓城在懸着告示徵求他的姓名，徵求他的家族呢！萬一果真是令弟的時候，先生是脫不掉干係的。

聶婆 是的，他就是願慮着我，所以纔那樣殘酷地把自己毀壞了。前三年，嚴仲子就來找過我的兄弟，那時候因為我們母親還在，所以我兄弟沒有立地許他。這回他又願慮着我，竟那樣地自殺了。他的面孔和我相同，他怕的是人家畫出了圖形來尋出了他的姊姊。啊，我難道還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遠沒有人曉得嗎？——啊，二弟，二弟，二弟！我的英勇而可憐的二弟！你姊姊隨你來了！你姊姊隨你來了！——（起身欲行，酒家母挽勸之。）

盲叟 哦，姊姊！

母 先生，你是發了癡嗎？你是發了癡嗎？

聶婆 哦，媽媽，我糊塗了。（探囊金付帳，）這是我的饅頭錢。
母 不是說錢的事呢。你一會兒哥哥，一會兒的姊姊，你發了癡，
要往韓城去尋死嗎？

聶婆 媽媽，你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什麼了。我穿的雖是男子的
裝束，但是我實在是個女子。我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時候的衣裳，你
看這不是很短的嗎？你看我的耳垂呢，這是有耳墜眼的。再看我這頸
子罷，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

盲叟（點頭，）唔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母 哦哈，是那樣的！那你是更不能去了。你一箇女人要走多麼

遠的長路，便在路上也足夠担心呢。

弟婆 那倒不要緊的。我雖然是箇女子，但我是不怕什麼的了。人到連死也不怕的，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女 (始終掩泣着，至此始進挽着弟婆：) 姊姊，你可許我稱你是姊姊罷？——姊姊，我要跟你同去。

弟婆 (鎮靜地，) 爲什麼呢？你這怎麼能夠呢？

女 能夠的，我要去跟着他和你一道死！

母 噯嚇，你也發了瘋了！

女 姆媽，我並沒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清醒。我的

心是已經許了他了，我就算配不上愛他。我就算替姊姊做箇羊頭陪着姊姊去死，我也心甘情願。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姆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的這樣淫蕩的地方不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你一定要去嗎？

女 是的，我一定要去。

母 你那樣怎麼好去呢？你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學姊姊一樣改換男裝的。(取聶政表示聶婆，)姊姊，聶先生這套衣裳好讓我穿罷。

聶婆 (躊躇着，)你這怎麼使得呢？

女 我想來不會有什麼不可罷。

聶婆 你丟下你媽媽一人在家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唉，媽媽沒我倒反怕快樂些，自由些呢。媽媽的年紀還沒有多麼老的。我自己是連父親姓甚麼也無從知道的人……

母 啊，你沒用講罷，你沒用講罷。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了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呀。一家沒有一箇人扶持，要全靠一箇女人撐

札呢……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這兒結果終怕和我是一樣罷。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萬一死的果真是聶先生，那你將來如果能夠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找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聶先生的衣裳來穿上罷。你來試試這衣裳的長短。

（少女無言。母親將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長，掃地。）

母 這套衣裳太長了，不趁身呢。聶先生你那套衣裳要短些，給她換穿一下好嗎？

聶婆 （躊躇着，）那怎麼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躊躇。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你請玉成了罷！

聶婆 （仍舊躊躇。）……

母 不用躊躇罷。好，我們大家進房去。

（酒家母引聶婆前行，女隨後同入內室。）

幼女 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跟著衆人進去。）

盲叟 （自語，紆徐地，）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說不多也有好幾十組，但最沒有今天遇的這樣奇特了。古時候有甚麼蛾皇女英的故事，但今天這件事情，比起蛾皇女英來還要有趣得十倍呢。兩箇女子爭着要去殉死一箇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唱這一

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思了。好，再喫一箇饅頭罷。

（盲叟又吃起饅頭來……）

渡水中歌聲復起：—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叟（傾聽着，）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儂本枝

頭露，君是春之陽』（曼聲仿學兩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當得在清早的時候早乾，人當得在年青的時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沒有發死得那兒一位的國王，再來割破自己的肚子呢……哎，桃花落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出啦。

（姑婆及其她諸人由內室出。）

母（向姑婆，）先生——啊，還是叫甚麼的好呢？

女 姆媽，還是叫先生罷，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母 好，先生，我這箇小兒就讓給先生管了。先生要叫他死也儘管叫她死，要叫她生也儘管叫她生，她能够她隨着先生死，她是不枉生

了一世了，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鷄生出了一匹鳳凰呢。好，你們要請了。

女（哭抱着她的母親的頸子，）姆媽……

聶婆（躊躇着，）我看妹妹你還是不要去罷。

母 不可以的。她的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追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自己的呢。

女（振作起來，）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母親的。

母 好，你們可以去了。也要走好兩天纔可以走到漳城。

女（向聶婆，）好，姊姊，我們走罷。聶婆微微點首，被少女攙扶着，徐徐向橋上走去。

酒家母與盲叟父女均佇立着望送。

聶婆與少女行至橋頭，回過頭來向衆人默禮了一下，向橋上隱去了。

盲叟（佇視有間，）啊，去了，去的遠了，連腳步的聲音都聽不出了。……好，我們怕也好動身走了罷。玉兒，你向媽媽道謝了，我們也走罷。

幼女 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

母 (淒涼地，(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叟 (動起步來，)是的，我們也要走了。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我們這一次離開，誰箇能够說我們還能有再見的機會呢。

(盲叟抱琴，幼女攜其手徐徐向左手走去。走到將要下場處，酒家

48

母呼喚他們轉來。)

母 彈琴的古老，你請轉來罷。

盲叟 好的，你還有甚麼吩咐嗎？

(幼女又徐徐引盲叟轉來。)

母 老老，你就醜在我這兒罷。你的女兒就算是我的女兒一樣罷。
啊，我是不能離開你們的。

（酒家母急湊地擁抱着幼女啜泣起來。盲叟的間陷着的眼眶中滿滿地含着兩眶眼淚。）

（幕下時，濮水河中有歌聲……）

——幕徐徐下。

薄花生樹，

雙鶴高飛。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雙鶴高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嶧 橋 陽 翠

第二幕

十字街頭

景——黎明時分的韓市，市上猶餘燈火。天色漸漸分明，燈火漸漸熄滅

。時聞鷄聲。

聶政屍袒陳於左側。衛士二人（甲乙）酣睡屍旁，鼓着鼙聲。屍後插一木牌，上面榜書：『大盜刺相兼君，毀面屠腸，不知姓名，爰暴之市，知者賜以千金。』

右側有帳蓬一。

（衛士二人（丙丁）執長矛，腰間掛牛角一隻，一面揩擦眼睛，一面走出。）

丙 啊，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的一樣啦。

丁 （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半夜交一次班，也就難怪得呢。

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了去。（以足蹴甲，甲翻一懶身，仍然酣睡着。）喂，喂，伙計！我們來交班了。（甲不應。）

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隻老鼠也該臭的了。

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把我們苦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比鬼還

難看——

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又以足蹴乙。）

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丙 喂，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猛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擦了幾擦眼睛。）

乙 啊，嚇死我了！

丙 你怎麼的啦？

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丙 噯喲，又是夢！

丁 夢見了甚麼呢？

丙 啊，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的一樣啦。

丁 （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半夜交一次班，也就難怪得呢。

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了去。（以足蹴甲，甲翻一懶身，仍然酣睡着。）喂，喂，伙計！我們來交班了。（甲不應。）

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隻老鼠也該臭的了。

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把我們苦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比鬼還

難看——

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又以足蹴乙。）

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丙 喂，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猛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擦了幾擦眼

睛。）

乙 啊，嚇死我了！

丙 你怎麼的啦？

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丙 噯，又是夢！

丁 夢見了甚麼呢？

乙 我夢見他（指馮政屍）活起來了，爆着一個肚子，睜着兩個眼睛，兩個眼睛就給兩個黑崖洞子一樣；那個面孔是不消說的，一張口就像一個血盆。他一起來便壓在我身上，正張着兩手要來吞我。我心上一吃驚便醒了。啊，好不可怕！好不可怕！

丙 你們沒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謝天老爺呢。你們真沒王法，兩個人都睡得像兩條死豬一樣。萬一那屍首被狗銜去。或者被什麼人偷去了的時候，我們脫得掉干係嗎？

丁 萬一有隻貓來跳過了的時候——

乙 囉，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丙 噫嚇，你們的胆子真大！就走了屍又怎麼樣呢？

乙 怎麼樣？駭得先跑的總是你。

丙 我？假使走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乙 噫嚇，少吹些牛皮了！前幾天東孟會上駭得跑的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好漢呀？

丙 （惱羞成怒的光景，）我就駭跑了，比一羣狗東西駭得來和死人一樣，連腳也動彈不得的，總要好點啦。

乙 什麼？什麼狗東西？（兩人欲相搏的光景。）

丁 （從中拆解，）好好的朋友，不要動氣！不要動氣！

丙 我並沒指名罵你。

乙 你敢指名罵我！

丁 （推乙入帳篷，）好了，好了，你請進帳篷去再睡一下罷。（回頭又去搖醒甲，）還有這位傢伙，喂，喂，朋友！我們交班了。

甲 （朦朧地醒來，）交班了嗎？好好，讓老子到帳篷裏去睡一覺。（跟踏入帳篷，移時帳中鼾聲大作。）

丁 （向憤悶着的丙，）喂，怎麼樣？還在嘔氣嗎？我們在那兒去坐坐，講講閒話罷。守着屍不講話，實在是難乎爲情不過。（引丙坐屍旁街砌上。）

丙 哼，那東西！

丁 那東西（指聶政屍）——唉，不錯——真是有點像女人呢。你剛纔說到女屍的話上來，其實他在生的時候，假如穿着女衫，誰個會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還記得麼？他纔走進會堂上的時候，他的舉止真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靈敏，嘴上又沒一根鬚鬚。我不瞞你說，我那天以為他是秦國的那位使者的頑童呢。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能做得出那樣天大的亂子。

丙 （猶有餘憤的樣子，）那東西我揣想他是發了瘋的。

丁 的確這也是一種想法。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雪白的啦。不過要

說他是瘋子，他講的話又很有條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沒有聽聞他要死的時候那番大議論呢。他說他和韓王和宰相也並沒有世仇，他要殺他們的只是他們不該做王做宰相。只要是王是宰相。無論是哪一個的，無論是那一種人，他都要殺的。他說我們生下都是一樣的人，爲什麼他們做王做宰相的人，一個錢的事情也不做，而他們偏要吃好的，穿好的？我們做百姓的人，苦了一輩子還是得不了好吃，得不了好穿呢？他們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都收到他們自己的倉庫裏去了，我們墾出來的田地成爲他們的田地，我們找出來的錢成爲他們的錢，甚至我們的性命身體都成了他們的，他們要我們生我們纔能生，要我們

死我們即不能不死。我們又因為有了他們才生出了許多戰事，今年替他們去打齊國，明年又替他們去打楚國，打來打去，不管打勝也好，打敗了也好，享福的終是他們，受罪的是我們百姓。我們仔細想來，齊國的人和楚國的人不都是我們的兄弟嗎？我們分什麼齊，分什麼楚呢？就是因為有了他們，因為他們享着福不想丟手的緣故。他這樣的話不知說了多少，他最後勸我們掉頭，大家提着槍矛回頭去殺各人的王和宰相，把他們殺乾淨了，天地間沒有一個王，沒有一個宰相的時候，然後纔得太平呢。你聽他這些話不是很有條理的嗎？

丙 我一點也不懂。你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凶的人為甚麼要自殺

呢？

丁 他叫我們掉頭，我們都呆着沒有人應聲，外邊的兵又趕來了，他看勢頭不對，所以纔自殺了的。

丙 他自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自殺得那樣奇怪呢？

丁 這一點却是不能明白，怕他是怕人家曉得罷？

丙 他怕人家曉得，他自己不說出真名姓來就是了。爲甚要把眼睛挖了，嘴唇耳朵鼻子都割了呢？這個人我想他在殺人的時候即使沒有瘋，他一把人殺了，而且殺的是王和宰相，他自己一時又怕死，因此回不過本性來，便瘋過去了的。你聽我講一件故事給你聽罷，我家裏

的隣近有過一位很漂亮的人，他就是這樣奇奇怪怪的死了的。他也是當過兵的人，還是獨身，有一回他回到家裏，第二天清早總不見出房來，別人把房門給他打開着時，他是在門環上吊死了，並沒有離地，還是跪在地上的呢。但這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改扮着女裝，塗脂抹粉的，梳着女人的頭，他的兩手緊緊捧着一面鏡。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並且他的一身有許多口咬過的傷痕，這明明是自已咬的，因為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嘴能夠咬到的地方。你說這種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

丁 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許是這樣。總之，不是着了魔，便是發了瘋的。他自己明明
是看上了他自己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有他自己這樣漂亮的女人
的時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她愛他，而他愛那女子又太過分了，
甚至想咬他，把她弄死纔能夠滿足。殊不知咬的還是自己，弄死的還
是自己呢。

丁 你這樣說來，倒果真和這凶手有些相像。這位凶手的面孔真是
漂亮呀！無論什麼人着了，怕都會想他的罷？天地良心地說句話，我
自己實在把他的面孔記得清清楚楚的了，我只要一把眼腫閉着的時候
，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這色鬼！你不要想瘋了呢，你去抱着他親個嘴罷！

丁 他那樣割得一個血爛，還有甚麼好處呢？我想來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己的面孔，尤其是他那雙眼睛罷，所以，他要死了，他都要把那雙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時候已經沒有把自己的身子當着自己的身子，他就當着有一位他那樣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樣，也就是你所說的，他愛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壞了。他在肚上加的一刀，怕也很有意思的啦。

丙 你這色鬼！該死，該死！

丁 不過要說他是這樣，他又爲甚麼要來殺人，殺了人之後再來殺

自己呢？

丙 所以說是瘋子啦。瘋子做的事情誰個會懂呢？

丁 啊！他不曉得有沒有姊姊妹妹呀？

丙 有又怎樣呢？

丁 有啊？一定是個美人了——

丙 好東西！你不要想瘋了罷。

丁 （接連幾個呵欠，）哦，肚子又快餓起來了。

丙 喂！你看，那兒不是來了兩個人嗎？（向右手指示，）今朝送

豆飯的人不是來的很早的嗎？

丁（隨丙所指處望去，）唔，那是什麼人？（驚愕，）啊！見鬼見鬼！（向左手逃竄，）啊！真的走了屍嗎？

丙（亦隨之而逃，）啊，趕上來了！趕上來了！

（二人向左手逃下。）

孟婆與酒家女着男裝由右手匆匆上。）

孟婆（從後呼喚二衛士，）前面的兩位朋友，前面的兩位朋友！你們知道那殺死國王的凶手是放在那兒的麼？（兩人無回答。）……
 哎，好容易等進了城又一個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讓他們跑掉了，他們爲甚麼見了我們要跑呢？

女 有一位在說見鬼，在說走屍的話呢。

聶婆 (悲抑，) 我怕死的終是我的兄弟罷。我的兄弟像我，所以他們見了我來，便疑是我的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的確是我的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和游魂一樣了。

女 姊妹！啊，這稱呼又弄錯了——你聞着甚麼氣味沒有？

聶婆 的確是像有些怪氣味呢。在那兒帳篷裏面就放着屍首也是說不定的。

女 (見聶政屍，) 啊！那不是屍首？(兩人趨屍側檢視，女念牌上文示。)

孫婆 (哭，) 啊！是他了！(抱孫政屍。)

女 (亦哭，) 你怎麼會知道呢？

孫婆 我怎會不知道呢！他就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知道他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麼要使我的兄弟這樣地慘死呢？

(孫婆痛哭不能成聲，將孫政屍放下，徐徐立起，脫去頭上的巾幘，租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襯衣來，將男衫和巾幘替孫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淚從旁相助。)

孫婆 (一面替孫政穿戴，一面哭訴，) 你看他這樣的把眼睛也挖

了，把面孔也壞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嚇！你的意思我曉得的呀。因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凶手的族人的時候總會找着你姊姊罷？啊，你怕你的姊姊陪你死，你怕你的姊姊怕死，你怕你的姊姊活在世上還想去嫁人的罷？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姊姊的心，你姊姊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把聶政穿臉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啊，姊姊，我

心裏痛得忍不住了，你讓我先走一步罷。（擬劍欲自刎。）

聶婆（急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呀。

女 我來正是和姊姊一樣爲死而來的啊。

聶婆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了嗎？並且，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寂得可憐呢。

女 姊姊，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嗎？

聶婆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嗎。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

了，把面孔也壞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你的意思我曉得的呀。因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凶手的族人的時候總會找着你姊姊罷？啊，你怕你的姊姊陪你死，你怕你的姊姊怕死，你怕你的姊姊活在世上還想去嫁人的罷？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姊姊的心，你姊姊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把蕭政穿殮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啊，姊姊，我

心裏痛得忍不住了，你讓我先走一步罷。（擬劍欲自刎。）

嬸婆（急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呀。

女 我來正是和姊姊一樣爲死而來的啊。

嬸婆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了嗎？並且，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寂得可憐呢。

女 姊姊，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嗎？

嬸婆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嗎。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

弟的故事傳佈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聽得有我兄弟這樣一個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值得你隱忍回去的呢。

女（無言。）

聶婆 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正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對於我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手一脚地撫養成人的，我們對於母親的恩惠是十分感激的呢。

女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

聶婆 所以我們就要想如何去報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
 在外邊殺死過一次人，惹得母親很憂愁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
 戶，一步不會離開母親的旁邊。從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
 到我們的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他，就是因為母親老了，不
 肯把身體許給朋友。直到這回母親死了，他纔這樣來爲朋友死。妹妹
 呀，你要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要爲他死，回去等母親過世
 之後再死也不遲呀。

女 (仍無語。)

聶婆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聽我相勸罷，你聽我相勸罷

女 啊，姊姊，我就聽你的話！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是怕死的呢（以短劍割斷左手腕脈，血流潰湧。）姊姊，我就聽你的話活下去罷。

聶嫫（驚愕，）啊！（奪劍擁女於懷，）你這是何苦啊！

女 我活下去，活到媽媽死了，我要替哥哥姊姊報仇，就是要學我哥哥去刺殺那些王和將相呀。

聶嫫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沒有的。我兄弟曉得的時候不知是怎樣喜歡的呢。（釋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可以走了。

女 姊姊，那麼——

聶嬰 那麼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沒有停止，這不妨事嗎。

女 該不妨事的！姊姊，你不要關心我。不過看看你死到臨頭，我却要拋別你去，我心裏是難忍受的。

聶嬰 我們都是一樣。不過我望你時常記憶着你姊姊，那你姊姊就好像時常在你面前一樣的呢。好，你趕快走罷，那帳篷裏的人好像要醒來了的光景，

女 那麼，我要請你給我一點什麼東西做個紀念。

聶婆 (抽頭上玉簪授女，頭髮散下，)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拏去罷，這是在我母親的紀念品，可是我現在快要和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紀念着我。

女 姊姊，我多謝你。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聶婆 哦，我想起來了。我們的盤費已經是快要用盡了。(思索了一下，)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得有一千金的賞格呢。

女 姊姊，你的意思是要叫我去告發嗎？

聶婆 (點首，)反正是替兄弟揚名的，拏回家不也可以供養媽媽

嗎？

女（有怨懟意，）你以為你妹妹有領受那樣不義之財的意思嗎？你以為你妹妹肯拏哥哥去做買賣的嗎？同是做買賣，我要學那賣唱的瞎眼老人，我要把哥哥姊姊的事情編成功曲子，一路唱着賣錢，一路走回去。我的盤費是不愁沒有了。

聶婆 啊，你真是可愛的妹妹！我甚麼事情都拜託你，好，你就請回去罷。

女 姊姊，你再沒有什麼話說了麼？

聶婆 沒有了，好，你趕快回去罷。

女 姊姊……啊，我甚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好，我就走了。

（少女一步一回頭地向右手走下。）

聶婆·（捧心佇目一會，）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跟踏走回聶政屍畔，（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經有人受了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了罷？……啊，可是我是沒中用了！我離你了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斷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

（聶婆以劍割胸，撲倒聶政屍上。

舞台沉默，只聞帳篷內的鼾聲。

丙丁二衛士偷偷掩上窺視。）

丙 那兩個鬼魂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呢。

丁 我們遇着的確是鬼啊。——哦，那是甚麼？（指聶婆。）

丙（驚愕，）女子呢！怎麼連屍首也不見了呢？

（兩人畏縮地走至聶婆前。）

丁 嚇，奇怪！屍首穿上了衣裳！

丙（喝聶婆，）喂，你這個女子是甚麼人？你伏在這兒做甚麼呀？

（見聶婆不應，以矛柄觸之，仍不動。）嚇，這東西奇怪啦！喂，你

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丁 有鮮血呢！

(丁放下長矛，把聶婆上半身強扶起來。

婆面色已慘白，目唇均緊閉。丁大駭，急將聶婆屍放下，倉黃欲竄去。)

丁 喂呀，打鬼！打鬼！

丙 (扭着他。) 鬼在甚麼地方嘞！你剛纔不是正在望人家有姊妹嗎？有了你怎麼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們的面孔既是那樣相像，誰個見了會說他們不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沒同我講呀！

丙 不要再說癡話了！今朝這件事情不比尋常呢。這個女屍怎樣處治？剛纔還有一位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招伙件來打劫屍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這干係怎麼脫得掉呀？我們快把牛角吹起來罷！

丙 不忙，不忙，我們再想一想看。牛角一吹，大家都集攏來了，問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怎樣答應呢？

丁 （思索，）是的。我看我們就這樣說罷。就說今天有兩個劫屍

首的強盜走來，和我們對殺了一下。我們殺死了一個女的，還有一個男的逃掉了。我們吹起號角來叫全城快加搜索。

丙 好極，好極，讓我就來吹罷。

丁 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凶手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才行。

（兩人脫聶政屍身上衣冠。）

丙 這衣裳的料子滿好，伙計，這就讓給我穿罷，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這人真見小！我們今天的運氣豈只得了一件衣裳嗎？說不定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也要歸我們得的呢。

丙 嚇，有那樣走運的事情！老子有了錢了呀！哈……

（丙把聶政衣冠脫掉後投入帳篷裏去。

丁把牛角吹起來了，丙亦忙忙應和。

帳中甲乙二衛士倉黃走出。

街頭各處頗有居民男女出門瞻望，多猶裸身，或僅着襯衣。）

甲乙（同時，）怎麼一回事呀？喂！怎麼一回事呀？

丁 你們還在做夢，我們守的屍首幾乎被強盜奪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這就是強盜嗎？

丙 就是這位真凶煞呢，還有一位男的跑了。他們兩人敢來和我們

對殺，我一槍殺死了這位女人，他一槍便駭走了那位女子。

丁 不會是駭走了的罷。我想來他怕是看見勢頭不敵，一定去招集黨羽去了啦。（向圍集攏來的羣衆，）喂，你們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呀，今天說不定又有大禍臨頭，說不定在這兒就要開起仗來，你們各自回去關門閉戶的守候着的好呀！

（羣衆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頭留連，想看熱鬧。）

乙 我看這女的一定是那凶手的姊妹啦。

丙 那是不消說的。他們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模樣！

乙 今天這事體說不定我們可以弄得到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丙 我們？你睡得呼聲連天的，你也想要分點賞格嗎？

乙 現刻怕還沒有交到卯時啦，我們是應該守過卯時初刻纔交給你們的。

甲 哦，這路上一路都是血跡！（指着左手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麼不要面孔呢？

丙 別人家的汗馬功勞，你睡着懶覺的兔子要來假冒！

（兩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們真會起勁！銀子還沒到手，就要相殺。你殺死了他，或者

他殺死了你，或者你們兩人同時都死了，那豈不是我和——嚇，還有一位傢伙跑掉了嗎？（注意到甲來，）他跑掉了，不消說，銀子便是我一人得了啦。

丙 無論說上天去，那東西總不配分這銀子！

乙 不配分這銀子！要你纔不配分呢！別人家窩裏的雞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嗎？

丁 還有呢，這銀子弄得到弄不到還是不曉得的。你們看看這牌示罷，這是說要曉得凶手的姓名纔能得賞的。如今這位女的又死了，我們就曉得是他的姊妹，但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呢？說不定又要懸一千兩

銀子的賞格來探問這女人的名姓了。這銀子我們恐怕不容易拿到手罷。

乙 原是你們壞了事啦。假如是我，我就要生拿着她和那個跑掉了的，那能讓他們這樣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噯喲，不要在這些地方談大話！幸虧遇着的是我們，倒還和他們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還殺死了一位。假如遇着了你，你看見了她的面孔，不會把她當成殭屍，也會把她當成陰魂；不會把你嚇死，也會把你嚇得抱頭不是路呢。

丙 真的啦，連我們剛纔也跑得幾乎跑斷了氣——

乙 噹哈哈，『汗馬功勞』噠！真的不要面孔！

（近處人聲雜湊起來。）

丁 （驚惶，）喂，喂，趕快再來吹一次牛角罷！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黨羽來了。

（三人同吹牛角。）

舞台中左右三街各跑出十數名衛士來，有三名衛士長隨後，各操弓矢。

衛士長之一令人拔去帳蓬，將聶政及聶嬰的屍首移至舞台前部中央處。

各隊衛士在左右正中排成三列，衛士長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丁三衛士翰問。）

士長一 怎麼一回事？這女的屍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丁 今天清早剛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來偷這個屍首，我們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長二 逃跑了你們爲甚麼不追上去呢？

丁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就敢來偷屍，一定是有甚麼埋伏，在這城裏面的黨羽，一定不止這兩個，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才吹起了

警號來。

乙 還有我們不得不報告的是：這位女強盜和那大強盜（指聶政屍）一定是姊妹。那個大強盜的面孔我是記得和這個女強盜是一個模樣呢！

（衛士長三人端詳聶婆面相。）

士長一 那天東孟之會可惜我是沒有在場。

士長二 （向士長三，）你那天是在場的罷，你看怎樣？

士長三 的確是有些彷彿的。把她殺死了真可惜了呢？（回頭叱乙丙丁三人，）你們爲甚麼不把她生擒着呢？還有一位又逃向那兒去了

？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衛士面面相覷。）

士長三人（同聲，嚴烈的，）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衛士惶惑極了，各指一方。）

士長一 你們這些蠢才！三個人殺一個，會把他逃掉了！

士長二 連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曉得啦！

（士長三退出衆人圈外，四處檢尋踪跡。）

士長一 你們真個和人對殺過嗎？

士長二 我想一定是這三個奴才，輪姦了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

他們想出這個圈子來脫掉干係的。

士長一 唔，不錯，穿的是襯衣，連頭髮也是散着的啦。（叱手下衛士，）喂，你們把這三個奴才綁了！

（乙丙丁三人駭得連連打抖，面無人色，衆人簇上前捉縛之。）

士長三 叫出，）啊，我尋出了一些踪跡了！（指出右手一帶血跡，）逃走了的一定是打從這方面去的啦。這一路不是血跡嗎？

（士長一二亦上前檢視。）

士長二 安知不是帶着傷走來的！

士長三 是走來的，前面應該有的，但却沒有。

士長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長三 哎，這倒還沒有想到呢。

士長二 我看這事情一定有強姦案子存在的，三個人逼死了一個女人，他們編出圈子來想脫掉干係。

士長一 我看也是這樣。

士長三 不過那面孔真是相像呢。我們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這血跡找去怎麼樣呢？

士長二 你不要白受他們的欺騙！

士長三 不過萬一是一是真實的時候，有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右手又有牛角聲一路吹來，衆均驚訝，偏站着舞台左側。

衛士甲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來，後面有一羣男女跟着。此時少女面上已經慘無血色。）

甲（至三衛士長前，將少女扔在地上，偃伏在蕭嫫與蕭政屍首中間。）哈哈，我把這逃走的一位強盜捉來了。

士長一（叱隨後跟來的羣衆，）那些閒人來做甚麼？（顧左右）快給我趕下去，趕下去！

（衆衛士前用矛頭亂打，衆人鳥獸散，散而復聚者再，終被驅逐盡。）

士長三 你是怎樣捉着他的？

甲 我跟着血跡追去的，追出了城去，纔看見他坐在橋邊上，緊緊按着他負了傷的一隻手。他看見我也好像沒有逃走的力氣了，我捉住他，就和拉死牛一樣拉了來。

士長三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聰明。（向士長一二）我們該快趕審問他一下罷，看他的樣子也快要死去了。

士長一二（同時，）是的，是的。我們就公推你審問他。

士長三 好，我就不客氣啦。（走至少女前，用弓把少女偃伏着頭套起來。少女搖首。）你就要推托也推托不來了。我簡簡單單地問，

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認了罷。這位殺死我們國王和宰相的凶手，你不消說是認識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女（很低抑地，）你問他嗎！他是軹深井里的聶政。

士長一二（同時失聲叫出，）聶政，有名的大強盜！

士長三 唔，這位女的呢？

女（同前，）這是他的姊姊聶嫫。

士長三（回顧士長一二，）喂，這聲音簡直和女的一樣啦。（又

回過頭來，）我還要問你：她是怎麼死了的？

女（同前，）她嗎？……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宰相被人殺了，下

手的勇士也自己殺死了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一定是自己的兄弟。因為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勇敢呢。今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殺了。

士長三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的衛士們打過仗的嗎？

女 沒有那麼一回事。

士長三 你手上的傷是怎樣得的呢？

女 這也是我自己割來表示我的心跡的，我沒有想出在這手上割了一刀，竟會使我這樣衰弱下去。

士長三 那麼我要問你：聶政爲甚麼要殺我們的國王和宰相呢？

女（稍稍整作起來，）你們曉得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呢？：：你們假如曉得如今天下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爲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糞羹，就是因爲有了國王。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的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藩翰。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件，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又漸衰弱下去，）你們想想罷，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女的屍首，擔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去的罷。

士長三 噫，你們的講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一本書上背下來的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問你：你來是做甚麼的？

女 (十分低抑，) 我來就是想向你們說出這一番話的。

士長三 哼哼，爲要說這一番百無聊賴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來送死嗎？

女 (奮恨的神色，厲聲叫出，) 向你們介紹得一位真實的英雄，原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長三 (回顧士長一二，) 這東西和女子一樣，倒很倔強。總之我們多謝了他一千兩銀子啦。

士長一二（同時發出滿意的嘲笑，）嚇……嚇……嚇……

女（痛憤欲絕，）啊，人的良心呀！姊姊，姊姊，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眼睛閉下，喉頭隱隱吼起痰來。）

士長三（把弓拉送了兩下，嘲弄地，）喂，喂，好漢，你怎麼樣了？

女（把眼睛睜開一下，又昏瞽了去，）我可愛的……英雄……

哥哥……哥哥……

士長三（如前，）喂，好漢，怎樣了？你哥哥長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麼？你是他的頑童麼？……喂，你到底是甚麼人？你叫甚麼

名字呢？

女（又甦醒轉來，）……濮……陽……酒店……（酒字聲音很低。）

士長三：『僕陽堅』？你是他們用的下人姓『陽』名『堅』的嗎？

女（眼睛緊閉。）……

士長三：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幾下。）

女（痙攣了一下，死去。）……

士長三：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好幾下，）哼，

已經死掉了嗎？

（把弓取脫，少女倒在聶發屍上。）

衛士甲從背後一長矛刺穿士長一的胸部，士長一倒地死。）

甲（揮拳大呼，）啊，朋友們！我們來殺死這一些沒良心的狗官

啊！（猛烈地執士長一二的頭部，並碰其頭，又向地上拋去，二人暈死。）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朋友們！你們有良心的，便請來幫助我把這幾位好人的屍首抬進山裏去罷！你們有良心的，便請跟着我來，跟着我山裏去做強盜去罷！

衆衛士 好啊，我們做强盜去！我們做强盜去！……

（衛士們爭前聳政聳葵及酒家女屍首，由衛士甲前導，向右手下

場。

場舞台上只剩着三衛士長的屍首和三個受着束縛的衛士乙丙丁。(

乙 這一千兩銀子的賞格總該我們分用了罷！哈哈，哈哈，哈哈……

——幕徐徐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改作畢

德 字 母



實售大洋二角

作 者 郭 沫 若

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太 平 洋 印 刷 公 司

總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太和坊內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初版

